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二分册

(内部读物)



2 018 3186 6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二分册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第一辑

唯物主义历史观

第二分册

《哲学研究》编辑部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5年11月第1版

1965年11月上海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2074·321 定价：1.35元

編者說明

本书是《老修正主义哲学資料选輯》第一輯。

作者卡尔·考茨基(1854—193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領之一。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是一部集其修正主义观点之大成的长篇著作。原书分一、二两部。由于原书篇幅过大,中譯本把它作六个分册出版。

本书系内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請仍用原著版本,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和水平有限,加之時間仓卒,翻譯上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5年6月

DARGELEGT VON
KARL KAUTSKY

DIE MATERIALIST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J. H. W. Dietz Nachfolger
Berlin 1927

本书根据柏林狄茨出版社 1927 年德文版译出

目 录

第二卷 人的天性

第一篇 遗传	3
第一章 后天的性质	3
第二章 异种交配	10
第三章 个体和物种	12
第四章 环境和物种	20
第五章 马克思和达尔文	31
第六章 动物转变为人的过程	35
第七章 人的心灵	42
第二篇 作为利己主义动物的人类	57
第一章 自我保存欲与快乐主义	57
第二章 自我保存欲与利己主义	62
第三章 马尔萨斯和达尔文	69
第三篇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的人	80
第一章 利己主义和同情	80
第二章 达尔文对动物道德的发现	92
第三章 欲和道德	99
第四章 作为組織的社会	104
第五章 封闭的社会	114
第六章 战争	120
第七章 社会的分化	131
第八章 集体思维	134

第四篇 人是一种有性别的生物	150
第一章 物种的保存	150
第二章 哺育和婚姻形态	152
第三章 原始婚姻形态	164
第四章 禁止近亲结婚	176
第五章 弗洛伊德的假设	180
第六章 近亲交配之害	187
第七章 对性欲的评价	196
第八章 性羞耻的起源	201
第五篇 人类心灵的其他特性	209
第一章 动物和美	209
第二章 动物和人的艺术	220
第三章 艺术与经济	232
第四章 人的探究欲	238
第五章 具有矛盾的人类	243
第六篇 自然界的适应	253
第一章 进步和适应	253
第二章 被动的适应	258
第三章 主动的适应	265
第二卷附录	
甲 动物界的社会欲	279
乙 人类的社会欲	297

第 二 卷
人 的 天 性

第 一 篇

遺 傳

第一章 后天的性质*

我們已經考察了在生物的运动和发展中发生的是什麼一种辯證过程。使有机体运动和发展的是有机体和环境之間的对立，用費希特的話來說——然而不是用費希特所用的意义——，就是我和非我之間的对立。

有机体是从运动着的世界接受使自己运动和发展的冲击。然而有机体对这些冲击起反应的方式，即有机体因冲击而引起的运动的方式，則依赖于有机体的特性，即依赖于存在于有机体中的“先驗的因素”。

这种先驗的因素不是有机体本身的产物，而是它的祖先的产物。有机体天生就有各自的自然傾向和資稟，在世界还没有在它身上起作用之前就已經存在。要想了解有机体的运动和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就必须从有机体的这种先驗的因素出发。但是，运动和进一步的发展本身，只有通过环境的冲击才发生的。上述过程的起始是以这种冲击为出发点。

至于有机体的运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每个特殊情况下怎样形成，則依赖于围着有机体的环境以及有机体本身的特性。

* “后天的性质”即生物的后天获得的性质，拉马克派以为这是可以遺传的，新达尔文派以为这是不能遺传的。——校者注

环境对于个体是本来就存在的，是环境引起个体的运动，或是通过直接的冲击，或是間接地通过有机体从祖先遗传得来的潜伏力量，或通过在前此生活过程所获得的力量。但是須先有个体及其特性，然后才可以受到冲击，这种冲击适应它的特性，才在它身上引起特殊的运动。要想了解这一过程，我們就必须以个体的先驗的因素作为出发点，这就是个体本身以及它所继承的形态和資稟。

如果已經知道了有机体的继承的形态和資稟，如果所要研究的是有机体的运动和发展，我們就可不必再去研究这些继承的形态和資稟，就可以单方面地考察环境的影响。过去的唯物史观著作正是这样办的。但是人对他自己仿佛不是陌生的。人认为自己知道自己。

生物学家們仿佛认为不研究遗传的功能就不可能研究适应的功能。过去的历史学家們在考察人类历史的时候，差不多只注意适应的过程这一方面。纵使他們不这样作，纵使他們在种族論証上做工夫，那也往往不很成功。

遗传因素的研究本不属于历史科学的領域，而属于自然科学的領域，这是我們历史学家完全不在行的一个領域。

然而最近科学发展的特性之一就在于它的各个領域愈趋专门化，边緣部分也就愈来愈重要，近来对这种边緣科学的研究获得了异常丰富的結果。

伊·皮卡 (E. Picard) 在他的《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識》([《Das Wissen der Gegenwart in Mathematik und Naturwissenschaft》])，林德曼 [Lindemann] 德譯本，萊比錫，1913 年) 这本著作中，关于“想把生活现象还原成物理学的和化学的过程的一般的企图”写道：

“許多学者主张把‘生理学’ (Physiologie) 这个術語也換成‘生物物理学’ (Biophysik) 和‘生物化学’ (Biochemie)” (第 193 頁)。

“我还想促請人們注意到物理学的、机械学的器具要侵入到生理学實驗室里来。因为现在已有神經、筋肉、感觉器官的物理学，有骨

路、循环系統、呼吸系統的力学”(第 194 页)。

“生物化学，在现在已发展成了一种特殊的科学，具有特別讲座和特別實驗室。这种科学以研究生活现象中的化学过程为对象”(第 199 页)。

在最近几十年間，以非常的成功发展起来的另一种边缘科学領域，是物理学和化学之間的領域。

“在所有較大的大学里，现在都有物理化学的讲座”(第 149 页)。

因此，生物学（即研究生命的科学）和社会学（即研究社会的科学）现在也已完全不能那么严密地区別开了。如马尔薩斯所作的那样，社会学往往被迫地从生物学上来理解。

现在許多政治家热烈討論的人种問題，若沒有生物学的知識，已完全不能有成效地来处理。

因此，尽管我对自然科学是外行，說話理应謹慎，但在我們要考察人类的发展本身之前，还必须談一談动物界的遗传和适应的一些問題，以便更好地理解人类的发展。

遺憾得很，遗传問題现在是生物学中討論得最激烈的一个問題。这个問題与进化問題有密切的关系。

經驗証明，在任何种类的生物中，子孙在一切本质的方面都很象自己的祖先，物种好象是完全不变的。实际上根据自然科学，直到上世紀的后半期，几乎一般都相信物种有这种不变性，公开反对的人就被认为是妄想家，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也的确是妄想家。

但是自上世紀初期以来研究的結果，即对过去的动植物化石进行相互比較和与现存种的比較，已經証明了有机体的发展是由最简单的形态向最复杂的形态进行的。子孙都不可避免地类似自己的祖先，这究竟怎样解释的呢？

有机体的一切种都来源于不同形状的、比較简单的种这种学說（简单的原有机体还没有发现，对于我們恐怕永远是秘密），即所謂种源論*，自达尔文出现（1859 年）以来，逐渐把那些竭力反对的人都駁倒了。现在几乎没有一个认真的自然科学家再否认种源論

了。

不过,关于进化的因素問題,从本质上說,即关于遗传的問題,在种源論的拥护者的内部,自达尔文以来,意见的分歧不但沒有减少,而且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对遗传过程本质的理解的巨大进步同时出现的。这种遗传过程现在看起来,比在达尔文时代人們所猜想的远为錯綜复杂。

爭論的主要問題是后天性质的遗传問題。有机体的各种性质受它的环境的影响,这早为經驗所証明,而且也一般为一般所承认。这种因环境影响而变化了的性质,是否能够遗传呢?

这种后天性质如果可以遗传,有机体的发展本身便不再是一个謎語。当然,这还仅能指示出应该如何研究每个物种起源的原因的道路,而对于每个具体情况的原因的特性还什么也沒有談到。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极力不想承认后天性质的遗传。但是,如果没有这种遗传,有机体的发展,不仅就各个物种來說,而且就一切物种來說,都会成为一种非常不可解的过程了。

有很长时期,否定后天性质的遗传,在自然科学中已成为一种潮流。然而现在,天平秤又傾向承认后天性质的遗传这一方了。这种看法,好象很久沒有能够提出具有决定意义的实验上的証据。但是只有把一种有机体的性质由于外界影响而发生的每一改变都看作后天的性质,而且认为这种后天性质在一切情况下都可遗传的时候,上述实验的失敗才可以說是替后天性质不可遗传說提供了証据。实验的失敗却不能否定,在一定的条件下,一定的变化**能够获得被遗传的傾向。这种失敗只能使人們承认上述那些改变和情况沒有能遗传。

反之,只要有一次令人无法反駁地說明某一种后天性质的遗传

* “种源論”即各种生物都起源于簡單的原生体的学說,是进化論的一个組成部分。——校者注

** 变化或变异指环境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后天的性质,下仿此。——校者注

的實驗就足以証明一般后天性质遗传的可能性，而这样的實驗却已經获得成功了。

例如細蛾的幼虫 (*Gracilaria stigmattella*) 表现了这样一种习性，它为筑造自己的巢，把一个柳树叶的尖端卷成一个三角带型。如果迫使这个幼虫在剪去了尖端的柳树叶上生活，这个幼虫就把側端卷起来当作巢。强制它改变这种本能，經過两代之后，再把第三代的幼虫放到正常的柳树叶上。这时請看，在作过这种實驗的十九个幼虫中，只有十五个幼虫恢复到原来的习性，剩下的四个幼虫，虽然已經没有什么外部的强制，它們仍然象前两代所作的那样，把叶子的側端卷起来。这种情况就只有用后天性质的遗传才能說明了。

我們从楚洛克(S. Tschulok)博士关于《物源論》(«Deszendenzlehre», 耶拿, 1922 年) 一部出色的著作中引用了这个例子。他在这本著作中从哲学上深刻地闡述了这个学說的现在的立场。他以最大的严密性檢驗了在关于这个学說的范围内提出的一切重要假說，除了极少的一点见解之外，认为它們是无法反駁的。

虽然如此，他在后天性质的問題上，却得到了如下的結果。宰蒙(Semon)把对于他当作出发点的問題的理解，作了如下的表述：

“在順利的条件之下，在双亲一代已发生的，而且(除了特別场合之外)在外部的刺激或兴奋的影响也証明，其发生了的遗传，是否通过出現的反应(形成过程或活跃过程)自发地再现，或者至少通过提高了它們可能再现的傾向，在下一代还会表现出来呢？”

楚洛克回答說：

“会是这样的，这从那方面來說都沒有異議”(第 228 页)。

他接着說：

“再者，人們一致承认，形成性质改变的出发点的那种刺激，必須触及双亲的有机体的胚种細胞，才可以发生遗传。最后人們也一致承认要把一些表面遗传事例除外，例如生存于胚种細胞中的发病素或合生物^① 可以和胚种細胞一同传到新的有机体上去。”

① Symbiont ——与某种有机体永久共生的其他有机体。——考茨基注

我們在本书第一册(第三篇,第七章)中,联系到其他問題时,已經指出了有机体中为生殖而保存下来的胚种細胞身上和其他細胞即体細胞之間的差別。有机体中的不朽的东西并不是灵魂,而應該是胚种細胞。有机体即其体細胞死后,胚种細胞还活着,当然不是活在另一种世界里单独地享受永恒的幸福,而是活在和祖先相同的一个或者許多其它的肉体中,并且在同样的苦海中再活下去。胚种細胞是肉体中的遗传的体现者,‘它以这种身份在肉体中形成一个保守的因素,一种祖先代代永久繼續存在的貴族,为了保护和供养他們,还有体細胞这种比較不永久的常变的賤民。楚洛克也談到了‘平民’(plebs)即不断死灭的肉体細胞和‘貴族’即真正不死的胚种細胞之間的对立”(第229页)。

其次他还論到,“只有平民的体細胞(肉体[Soma]的細胞)能够常常对外部的刺激起反应,而胚种細胞只有在某一时期即在它‘能感受的期間’,才一同起这样的反应”。最后楚洛克的书中还说:

“到这一点为止,一切有关的研究者,在判断前面报告的調查的結果和观察方面,意見是一致的。但是到了这里,道路分成了两条。一部分研究者相信,只有起胚种細胞本身遇到外界的刺激,因而引起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在后代的偏轉到某一方去的情况中才能见出时,那种变异才可遗传。这种过程被称为直接的或者胚种的誘导作用。至于上述那种原刺激是否对胚种細胞的負荷者,即体細胞,也发生影响,以及在前一种情况下,这种負荷者是否以我們能够认出的反应去接受那刺激的影响,——这对于起胚种誘导作用的那种刺激的結果是不关重要的。”

“另一些著者却相信变异是这样遗传的:原刺激对有机体的体細胞起作用,体細胞以某种反应回答这种影响(这是否以我們的眼睛看得见的形态,則是次要的事情)。同时和反应一同而来的变异,是发生在有机体中含有的胚种細胞能够感受的期間,从而对于影响只要有感受力,那种变异就传给胚种細胞。以后当这种胚种細胞从事組成新个体的时候,便由这种細胞把自己已經經驗过的变异传给那个个体。

但这是与前面所說的、由于真正的肉体的誘导作用，即由于体細胞而获得的各种性质的遗传的那种见解相对抗的。这本来还是論爭的对象”(第 230 页)。

总之，問題已不在一般后天性质的遗传，而在新性质是否先由体細胞遗传，然后传到胚种細胞，还是必須直接由这种胚种細胞去遗传的問題。体細胞和胚种細胞的严格对立，最近也有許多人还在反駁。这一切爭論的問題誠属重要，但是解决它們却不是我們的任务。

如果想繼續用一下平民和貴族的譬喻，那么，可以說，“胚种的誘导作用”就是貴族的性质，而“肉体的誘导作用”，却是平民的性质。因为肉体的誘导作用是指凡是与国民有关系和改变他們的状态的东西，也会对貴族階級起作用和改造他們，而胚种誘导作用的拥护者則认为与国民有关系的东西，与貴族老爷們却没有关系。胚种說也是保守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比着根据肉体說的见解，新性质的遗传因而发展，要遇到大得多的障碍。

自然科学家中，有不少的这样的人，喜欢把自己的自然科学的见解直接运用到政治上去。例如他們从生存競爭中得出战争的必然性，从最适者生存得出資本主义的必然性，最后从有机体的遗传规律得出世袭貴族和世袭君主国或者反犹太主义的必然性。他們在遗传問題上采取的立场不是沒有受到上述考虑的影响，尽管这是不自觉的。

实际上，这些还在爭論的問題，当然只有靠着新的研究才能决定^①。

① 我写完这一部分之后不久，看到了 H. 施提菲(Stieve)教授的《关于环境对生物的影响》(柏林，1924 年 6 月 24 日《临床周报》刊载)一篇值得注意的論文。他报告了一系列的說明后天性质遗传的實驗。例如，把一些鼠放在外界温度三十二度到三十四度之中，經過一些时候之后，鼠毛稀少了，他就这些鼠的情况报告說：

“雌鼠受孕之后，把它們从實驗中放回到室內温度中来，幼鼠——根据普利布拉姆对鼠的實驗所表明的——纵然在外界普遍的温度中生长下来，毫毛也稀少了几

对于我們在这里要解决的课题来说，单凭今日自然科学所一致承认的东西就已够用了。不过对于我这样一个门外汉来说，这只是对“胚种的诱导作用”的拥护者所提出的一个冒昧的质问。他们只在胚种细胞直接受外界影响的场合，才承认变异可能遗传。然而他们怎样理解“外界”呢？对于各个个体来说，外界所指的也不过是整个周围世界。然而对胚种细胞来说，围绕着它的体细胞的总体——“肉体”(Soma)——不也属于外界吗？

我们必须作这样的假定：如果外界一般能够起改变胚种细胞的作用，那么肉体既然应看作这外界中最重要、最能起作用的部分，也就能最迅速地起改变种细胞的作用了。胚种诱导作用的研究者们究竟有什么根据来断言体细胞——种细胞的最直接的环境，与种细胞最紧密地共命运——不属于种细胞的外界呢？

第二章 异种交配

除了由于新情况的影响而发生的各种新性质的获得和遗传之外，还要考虑到有机体发展的第二个因素。这就是不同种或不同亚种(变种 Varietät)的个体由于异种交配而发生的各种新性质的获得。

研究者愈不肯承认后天性质的遗传在发展中有很广泛的地位，

“换句话说，通过外界变动而在全身所产生的改变(在本例中是皮肤的改变)，遗传下去了”(第1156页)。

· 施提非说明各种后天性质的遗传并不是根据对某一器官起作用的刺激的胚种腺也起作用的理由。

“使身体局部发生变化的决不是刺激本身——不遗传的损伤和残废除外——因为刺激本身通过最初受影响的感觉器官，经常成为全身改变的条件。这种改变虽然涉及全身一切部分，但只有在具有变异能力或适应能力的那些身体部分，才能引起我们能够认识的长久性的变化。全身的这些变化也影响到胚种腺，正和影响到其他一切器官一样，但是胚种腺与一般的血液和腺液之流紧密联系着，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存于全身”。